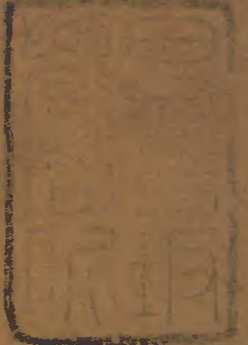


欽測議

傳四十九之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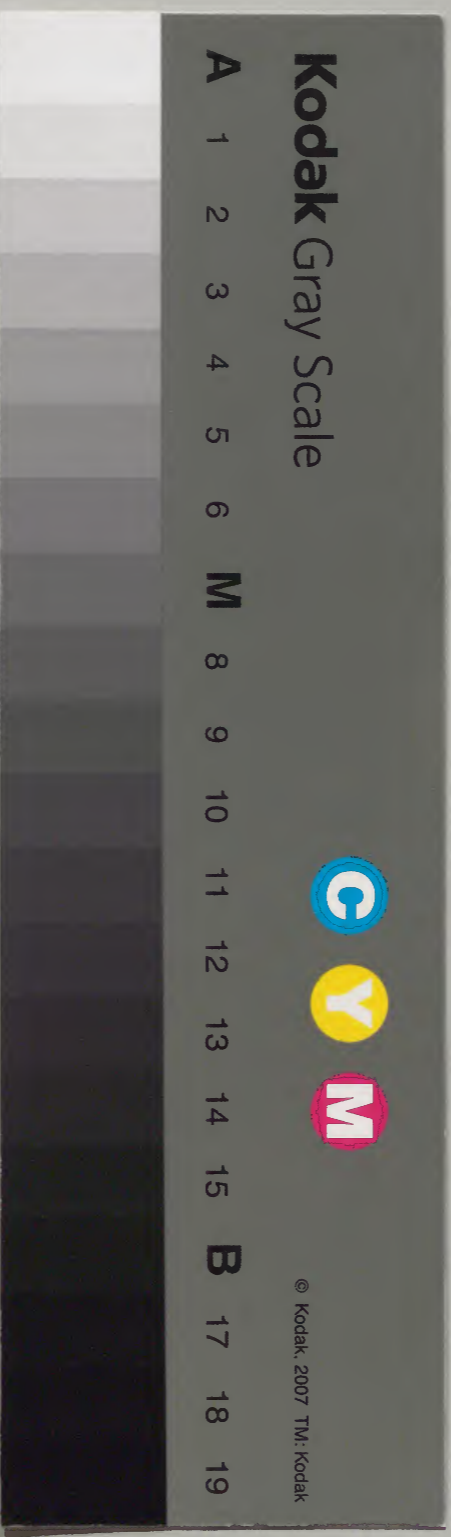
廿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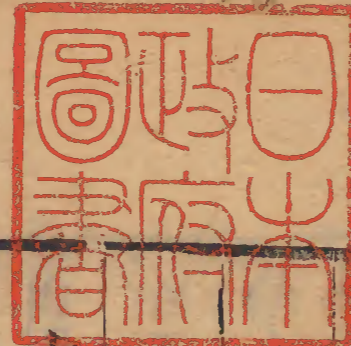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七	九	〇
〇	入	六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〇	〇	漢
九	〇	〇	書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50	
冊數	40 (35)		
函號	279	4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

正義曰成紀秦州縣

其先曰李信

秦時為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

世世受射

索隱曰案小頤云世受射也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

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

索隱曰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

孚遠曰良家子從軍蓋自以才力從大軍取功名非卒伍也如說不分明

用善騎射殺首

史記

卷之九十九 李將軍列傳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萃坤曰李將軍千漢為龍名將而卒無功放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虜多為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為郎皆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案謂為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

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

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為隴西都尉徙

為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為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為驍騎

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

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為漢將私徒受梁印故不以賞也

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耶索隱曰案

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

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

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

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匈奴大入上郡天

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丙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匈奴中

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

還射王義曰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

廣曰是必射鵠者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鵠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

矢羽章昭云鵠一名鷲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

行行數十里平遠曰此三人匈奴以誘致大軍者故还行數十里而見胡騎也廣令

史記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一七

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
得一人。果匈奴射鴈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
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
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
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
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
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
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
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曰。其將乘

白馬而將

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射殺胡白馬也。而

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
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
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大
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
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乎遠
日人主初立。恐四方窺京師。故以名將為宮衛。以備緩急。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
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
而廣行無部伍行陣。索隱曰。索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共

電份曰載
不識言以
見軍法之
正又載句
奴畏士卒
察以明廣
之能裁事
必如此太
後義備而
筆端鼓舞

史記

卷三十一

三

射一人部有曲曲就善水州屯舍止人八自便不擊

有軍候一人也孟康曰以銅作鑊器受一斗畫莫府省

刁斗以自衛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約文書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斤度也

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

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

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謂之

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

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

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

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

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

是時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

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

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

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歎

睨兒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

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

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

史記

卷三十一 李將軍列傳

四

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權嬰之孫名強屏野居藍田

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

亭霸陵尉醉案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呵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

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

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

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韓安國於是天子乃召

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

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

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艸中石以為虎而射之

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

復入石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

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

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

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援臂如淳曰臂如猿通肩

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

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濶狹以飲如淳曰射

黃永曰李廣邊將才于守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逐廣足矣

戲求疏密持酒索隱曰謂終竟廣專以射為戲竟歾身至歾以為恒也

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土

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

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

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子龍曰廣自矜其技非其

射猛獸亦為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

建建郎中元朔六年廣復為後將軍從大將軍軍

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為侯者如淳

猶充也本義法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

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居異道

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

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

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

為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歾者過半漢

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黃射其

裨將孟康曰大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殺數人

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

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

按功日
如漢書
作功自
當師古
夫功過
百相當
也

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
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歿贖為庶人廣軍功
自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
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五
年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
樂安侯索隱曰小顏云率謂軍功封元狩二年中代
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
論在下之中當第八
名聲出廣下甚遠然黃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
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
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
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
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索隱曰案謂
不在人後然無
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
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
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
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
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
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

史記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七

之以為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屯

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廣曰主爵趙東食其為右將軍

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艸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艸少不

可羣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

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

日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臣願居前先歿單

千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誠以為李廣老數奇索隱曰案服虔

云倖事數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

新失侯為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

當單于乎遠曰公孫敖于大將軍有恩故欲其立功復故侯也故徙前將軍廣

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

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甚愠怒而就部引兵與右

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

也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

得而還南絕幕遇前將軍正義曰絕度也右將軍廣

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

按三下
大將軍
使長史
句見大
將軍有
故責李
廣意

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

而行廻折使軍廣不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

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

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

行回遠而又逃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

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頸廣軍士大夫一軍

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

軍獨下吏當歿贖為庶人廣子三人曰當戶椒敢為

即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媽少不遜當戶擊

嫣嫣秃於是天子以為勇乎遠曰韓嫣於上有寵當

當戶早歿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歿當戶有遺腹

子名陵廣歿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歿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園墻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

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

神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

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項頗賣得四十餘萬不對

獄國除李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

奪左賢王鼓旗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

凌約言曰
士大夫一
軍皆哭百
姓皆垂涕
廣之葬人
心於此可

廣為郎中令項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令其

父恨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

雍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

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

符六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

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

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為李氏世將而使將八

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

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視地

文以為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十四里六十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為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

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

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祁連天山正義曰括

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

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

在京西北四千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

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

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

兵矢既盡士死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

引且戰連鬪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

楊慎曰太史公以陵被禍至陵傳及如

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

書作恂口不能道辭及歿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

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經也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猿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却敵圍陳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借

哉名將天下無雙

史記卷之一百九 終

史記

卷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

一

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志云幽
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
獫狁葷粥晉灼云堯時曰葷粥

周曰後狄
秦曰匈奴
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

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索隱曰韋昭云昔肉似橐駝故云駝包愷音託任驢羸

乘隱曰案古今注
云驄特馬北生羸
駃騠索隱曰說文云駃騠馬父羸子也列女傳云主七曰起其

野馬屬一云青驪驂驪又如
駃騠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駃騠驂驪又字林云野馬驂驪說文云

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

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索隱曰少

長謂牛索隱曰牛士力能彎弓索隱曰牛盡為甲騎其俗寬則

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

天性也其長兵則曰矢短兵則刀鋌韋昭曰鋌形似矛說柄音時年

反○乎遠曰北狄短兵不及于國利則進不利則退

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

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

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

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攣鞬氏夏道衰而公劉

失其稷官正義曰周木紀云不窳矣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邑于

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亶劉九世孫

父下走岐下而鄆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始

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

以為犬戎按吠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黃龍生龍龍生騶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

白生大大有二壯是為犬戎又山海經云有人而獸身名犬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

紂而營雒邑復居于艷鄙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

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素水經云出上郡彫陰秦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以

時人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上

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索隱曰穆

後西周不及一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

百年史記誤也申侯有郤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章

曰戎後來居此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

山故驪曰驪戎中在雍州涇陽縣非城十數里周有焦穫也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艷鄙而東徙雒邑當是

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始列為諸侯是後六

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齊釐

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

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

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

汜邑索隱曰蘇林記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

女為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

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

子帶為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

立子帶為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

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為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

之間二國誘而從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

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

戎狄是應薄伐儉化至于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

正義曰儉化既去北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儉告

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

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為疆國

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圍洛之間徐廣曰圍在西河音銀洛在上

郡焉翊問索隱曰三蒼園作園地理志云園水號

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曰園當為園

曰赤翟白翟杜氏以路左氏傳云晉師成赤狄潞氏

○王義曰括也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綬秦穆公

王州白翟地按文言圍潞之間號赤狄未詳

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正義曰括

地志云緜諸城秦州秦嶺縣非

五十六里漢綿諸道屬天水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云春秋以翟獯之戎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綿諸

為犬戎括地志云獯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岐梁

正義曰括地志云獯戎邑漢源道屬天水郡

山涇漆之非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

秦為非大荔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

地郡也縣東三子步故三烏氏正義曰括地志云涇州安定縣東三

城即大荔三城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

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胸衍之戎正義曰括地志

惠王取之置烏氏縣地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

居之即胸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樓煩之戎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

也如淳云即澹棟也為李牧滅燕北有東胡山戎索隱曰服虔云東胡鳥九之

煩故地也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

一乎遠曰戎翟散居其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

公使魏絳和我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

句注索隱曰服虔云句音拘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

曰案貉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

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

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乎遠曰戎作城郭始於此

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

匈奴類
今之西南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二

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

宣太后亂有二子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

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

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

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按長城水經云

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類毀焉公自代並陰山

及高關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下至高關為塞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

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而置雲中雁門伐

那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

破徒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子遠曰此語不關本燕亦築長城自造陽

至襄平韋昭曰地名在上谷○索隱置上谷漁陽右

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士而

三國邊於匈奴素隱曰案三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

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

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

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

終利貫山南漢陽西是也蘇林云去長安八自九

戍以充之而通直道于里正南北相直道也

楊慎曰觀此則長城不始三秦皇矣

按河南地今河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恬所取者

原至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休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曰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因邊山險漚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

水又度河據湯山北假中北假井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原郡河日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務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非假膏

當是之時東胡疆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務地志云涼草蕭延沙等

匈奴單于曰頭曼漢書音義曰單于謂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請夫于與古書

隱曰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非徙十餘年而蒙恬次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

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字遠

此言之塞下地當內寔漢募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

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

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非方人採取其花

色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非方人採取其花

漢書也其種以奴各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文想足下先亦不

項質於月氏冒頓既質于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

項質於月氏冒頓既質于月氏而頭曼急擊月氏月

漢書也

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蹄頭曼以為壯

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習勒

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

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

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

項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

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

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

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聽鳴鏑而射

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

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

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

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何奴寶

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

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

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

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

一女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

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于餘里各居其邊為國

脫韋弗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東胡使

使謂曰匈奴所與我界既外棄地匈奴非能

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

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

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今國中有後

者斬遂東襲擊東明子龍曰時東胡已可擊東胡初

擊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

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

河南王索隱曰如淳云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

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正義曰漢

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故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燕代

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

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子有餘

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乎遠曰尚矣者言其其

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

從并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

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左右

也鹿蠡音離

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骨都異姓大

○索隱曰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乎竹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

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

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

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十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

今鮮卑姓呼衍者呼衍氏須十氏其後有須十氏正義曰後漢書云

也蘭姓今亦有之呼衍氏須十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

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須十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

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媯州也言匈奴

東方南出直當媯州也以往者東接穠貉朝鮮右力王將居西

接月氏氏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氏本西南夷種地

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氏或號白氏

纂文云氏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

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闐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

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為庭○正義曰代郡城非

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并百五十里

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各有分

地逐水艸後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

左右骨都侯輔政罕遠曰骨都侯為單于近諸二十

四長亦各自置于長百長什長禪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

之已卷一百一十匈奴列傳

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正義曰且于餘反額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

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

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為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

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

蹕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

與蘇武書曰相窺蹕蹕林則服虔說是也○正義曰

師古云蹕者遶林木而祭也鮮甲之俗曰古相傳秋

祭無林木者尚監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

法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

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亦刻其而○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蹶

一國之國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榮拜日之始生夕

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五義曰其坐北向長日上戊者在左以左為尊也

已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

家曰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

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作數十百人

則還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乎遠曰賜卮酒以壯之蓋利在鹵獲

不積功級為鹵獲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

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胃敵故其見敵則

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歛

也

者盡得歟者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炎

在康居北夫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鬲昆薪犁之

云匈奴北有渾窳回射音亦又音石國正義曰已上五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

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

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

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

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詐敗走

塔曰匈奴匿精兵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

見老弱既已誘漢而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正之高帝先至平我

之步共徐廣曰又未至是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

以中外不權救醒高於白登正義曰日登臺在日登山七日漢兵中外不

帝老二用共笑夫着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驪馬正義

若此太史曰鄒云號不純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南

公敘事次說文云號而頰皆白方盡驂馬索隱曰秦詩傳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關氏

弟處關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面單于終

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

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

謀亦取關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

持滿傳矢外

鄉

索隱曰

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

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

約乎遠曰解圍後即結和親不嫌中國是後韓王信

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

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

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眾

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

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

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

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若上答以

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

乃為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

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浸驕

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債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

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債

獨居兩王不樂無以自娛願以諸將曰以高帝賢武

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

索隱曰案漢書季復布諫高后乃止

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

五月匈奴右賢王人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

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

童份曰匈奴此書氣強而詞大
蠻夷亦有入哉

主維楨曰發使自單

于使發以音報漢天

子者不來

漢使不至言不見於也

千詣高奴

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

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

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

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

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

夷後悔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索隱曰匈奴

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

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

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

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疆力以夷滅月

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作樓澁○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

烏孫呼坦皆在瓜州西并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及

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索隱曰秦謂皆諸引弓

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應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

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

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

零淺奉書索隱曰係音計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

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匹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

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

薪望之地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書至漢議擊

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

且得匈奴地澤鹵正義曰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

之季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

太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

聽俊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

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

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其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

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安其處世世平

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意也漢興匈奴約為兄弟

所以遺單于甚厚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

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

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

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索隱曰案

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為表錦袷袍各

綺為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袷無絮也比音鼻小顏云

一比余一索隱曰按漢書作比疎一比音鼻小顏云

頡篇云靡者為比蘇者為黃金飾其帶一漢書音義

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其帶一漢書音義

黃金胥紕一屏高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

史記

夜此重
一厥匈奴
遺漢書
略其刑
調唯述
其婉語
符休

真惠秀曰

貴匈奴遺
約以諭以
事在赦前
勿深誅又
云單于若
能明告諸
吏無負約
然後可和
使匈奴所
言誠耶固
不迹其善
意使所言
僞耶亦不
隨其詐謀
抑揚開闔
皆有法焉
至遺之以
物又以其

白將若兵
為舜非畏
而略之也
即此一書
可見文帝
御夷秋之
道矣

察汝楠曰
必我行也
為漢患者
即管子曰
管子耶言伐
呂者是例

身言

卷二十一

三

瑞獸名此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
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各
師比則胥屏與師相近而說各異耳
班固與竇憲戡云陽屏比金頭帶是也
十匹赤緜綠繒各四十四匹
索隱曰按說文使中大夫

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項之冒頓歿子稽粥立
索隱曰稽

音雞粥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
徐廣曰一云稽

粥第二單于自 終皆以第別之 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

闕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
正義曰中行姓說名也說不

欲行漢疆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

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

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

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

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韋昭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

歸漢矣○子龍曰觀說之言 其得漢繒絮以馳艸棘

知賈生表餌之術為不疎也 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

皆去之以示不知湮酪之便美也
索隱曰字林云湮音竹用反穆天子

傳云牛馬之湮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

人眾畜物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

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

已

卷二十一

匈奴列傳

七

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今廣大長倨傲其
 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
 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
 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
 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
 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為事其老弱不能鬪
 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益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
 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
 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父歿妻其後母兄弟歿
 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
 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汗衣其皮畜食艸飲水隨時
 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
 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歿
 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
 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
 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
 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
 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

蔡汝楠曰
 親屬益疏
 則相殺其
 猶愈于嗚
 鏞乎惜漢
 使不能折

關也

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士室之人

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估估喋音謀利口也估音昌古反衣裳貌冠固何

當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著冠且不足貴也自是之

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

輸匈奴繒絮米藥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

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奮也音若靡監之監則

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

關殺非地都尉印徐廣曰姓孫其虜人民畜產甚多

遂至彭陽正義曰涇州臨城縣東二十里秦彭城在

非地郡甚遠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非地武帝作

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候騎至雍甘泉

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非八十里秦始皇作耳泉宮去長安三

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團兵處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

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

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索隱曰秦表盧倂寧

魏邀爲非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字遠曰

以地名爲軍號者將其郡人故也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

其郡人故也

漢中猶
滿也量
中者量
其數也

赤

正義曰音赫

為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

徐廣曰內史欒布亦為將

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

殺匈奴日已驕熾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

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遣匈奴書單

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

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

居雖渠難

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郎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雖渠難為此宜也

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非引

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

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

今聞滌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

乎遠曰移過於下為兩解之辭也倍

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

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

樂關然更始

徐廣曰關音揄安定意也

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

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

天命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

無窮天下莫不咸使漢與匈奴隣國之敵匈奴處北

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毳毼金帛絲絮佗物

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
 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
 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損徃細
 故俱昭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
 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
 之類索隱曰言蟲鳥之類或以踵而行或以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動貌音軟莫不
 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
 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
 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

按師古云逃虜民漢人

奴者章尼等皆

單于降漢者

劉辰翁曰只漢過不

先四字見得負約常

在單于

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
 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
 地匈奴無人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親
 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
 歲老上稽粥單于歿子軍臣立為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
 立年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
 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軍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立四
 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
 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
 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

軍屯北地代市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人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

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

交索隱曰衛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奸音干于蘭犯禁私出之物也

詳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

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曰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

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護四將軍以伏

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

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檄見寇葆

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

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口吾得尉

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為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

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

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

兵謀而不進斬恢長孺傳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

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

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

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湯之口孕遠自

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

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

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為胡所敗七千餘

人李廣出雁門為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

歸漢囚敖廣敖贖為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

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

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

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

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

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季息出

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

按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數犯邊塞矣

牙坤曰自古制虜須假關市為

西至龍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

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

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

造陽地以予胡什音斗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正義曰按曲幽辟縣入匈奴界

音造陽地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

單于歾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

素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土喀反斜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

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單于為涉

安侯數月而歾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

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

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

云定襄故城在朔州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

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眾其明年春漢

以衛青為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

擊胡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

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

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

劉辰翁曰
斗辟語奇
作字即斗
字之誤

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

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

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

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

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而前將軍翁侯趙信

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卜王降漢漢封為翁侯

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典大獨遇單

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為自次王正義曰自

矣於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

沙幕匈奴之南界瓊曰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隱

日罷首疲微要也謂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

要其疲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

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

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烟括地

丹山在甘州刪丹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

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

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

金人象祭天土也○素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

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

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素隱

上維楨曰此信之爲漢也或真許漢之詞

昭云張張攻祁連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非百塗

有松栢五木美水艸冬溫夏涼宜畜牧養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番息失我焉支

山使我嫁婦無顏色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

王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雁門殺略

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

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

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人

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歿贖為庶

入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

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徐廣曰元年

符二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

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

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向

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

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

春漢謀曰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

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糧私幕從者凡十四萬疋

魏思曰巾國之兵凡

二十四萬
騎而糧重

不與見寸
兵又可知

已前後師
出之盛未

有如此者

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
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
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
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
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

唐順之曰
道胡至闐

頽山趙信
城漢威非

矣

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
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頽山趙信城而還如淳
前降匈奴匈奴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

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復和其眾而右谷蠡

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

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

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

臨翰海而還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各是後匈奴

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索

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 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

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

更蠶食之漢境連接 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

庭兩段一

匈奴列傳

三

凌約言曰

太史公敘

衛將軍追

胡至闐頽

山而還幕

將軍逐虜

臨翰海而

還而抱結

之曰是後

匈奴遠遁

東得開園
史抄

史記

卷一百一

三

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按釋名云漢以來謂歿為物

故就朽故也又魏壹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歿

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

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

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

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

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

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

夫病歿於是漢久不非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

三年歿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

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

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

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

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不是匈奴一人

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

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贊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

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

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

唐順之曰
凡兩遣將
由絕塞俱
不見匈奴
一人漢威
壯矣

史記

卷一百一 匈奴列傳

三

至延諫曰
郭吉首以
南越王聞
言便令失
色繼後數
語激烈棟
慨足以壯
中國之威
矣瑁褒之
胆矣單于
雖斬王客
見者以洩
其怒而終
不肯為寇
漢邊此吉
之力哉

茅坤曰便
楊信以下
敘當日之
盛與所以
斷匈奴之
臂者正在
三又字而
匈奴終不
敢言與前
終不敢之
漢邊相當
皆極馳騁

客官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
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關今單于能即
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即南面而
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艸之地毋
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王客見者而留郭吉不
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
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
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
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井地人習胡
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許許其言為遣
其太子入漢為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
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兔樂浪二郡而西至酒泉
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高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
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井
益廣田至胘雷為塞漢書音義曰胘雷也名在烏孫井而匈奴終不
敢以為言是歲翁侯信歿漢用事者以匈奴為已弱
可臣從也楊信為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
單于欲召人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

史記

卷一百一十匈奴列傳

七

信既見單于說曰即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為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嘗遣公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

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記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

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為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

為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

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

王烏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

曰吾欲大漢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

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

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于藥欲愈之不幸而

歿而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即綬往使因送其喪厚

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

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

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

邊漢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屯朔趙破奴

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歿烏維單于

立十歲而歿子烏師廬立為單于徐廣曰烏一作詹年少號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匈奴列傳

信惡日以吾使為欲說也故書來則先折其辯又恐其欲刺也故少年來者必先折其氣非為欲刺使也而語焉

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

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拓地志云錢勒國匈奴

魏思曰漢前使入匈奴欲以乘其國其後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

左大都尉之謀未必非弔右賢王之效也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

緒其蹉跌使受降之城與長安之邸俱虛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

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

軍數築受降城正義曰杆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飢寒

次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

單于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

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為遠其

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

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曰非浞野侯

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車于誅之發左方

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

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

奴聞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為護維

王為渠正義曰為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

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

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歿兒單于立三歲而歿于

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音鈞又音

呼犁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阿犁湖單于立漢

使光祿徐白為出五原塞正義曰郎五原郡榆林塞也數百里遠

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顧胤云鄣山中至廬

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相陽縣北出石門鄣得

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

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

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

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

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疆弩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

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即此也長老傳云鄣非百八

十里直居延之西其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

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

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音義曰

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

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

單于病歿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歿匈奴乃立其弟左

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索隱曰且音子漢既至大宛

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圍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

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

之讐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是歲太初四

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克國

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

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

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其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泥

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

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

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

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敷出西河與疆弩都尉會

涿涂山素隱曰涿音草涂音以奢毋所得又使騎都

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

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

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

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

出朔方疆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遊擊

紫波補曰語未終而止豈史削之耶

閔如縣曰漢為其言

所誤致厚賂以益其

驕不知前

厚賂賈在彼所畏在

強大厚賂焉足以結

之

士維神曰李廣和為

漢擊匈奴立大功有

異猶當議貸今降匈奴

也

柯維騏曰按漢武帝元封後為大初又為

天漢為本始為征和

大漢二年

遺李陵之禍不幾而

李故封禪書止于天

漢三年河渠書止于

夫漢二年平進晉州

創承就止于元封元

午乃若李廣州降何

奴在征和四年匈奴

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數將萬騎

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

北崇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

南與戡師將軍接戰戡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

十餘日戡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眾降匈奴徐

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得來還

始起三年廣利與商立成出擊胡軍敗乃降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戡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誤人所知

千人一兩人耳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

曰天漢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

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

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為其

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

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索

日微音工堯反言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而務譖納其說說音稅以便偏指

不參索隱曰參詳彼已將率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

○乎遠日彼已孫子所謂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

知彼知已也索隱非是

史記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匈奴列傳

言無可獲
而不敵斥
言故為忌
說而微也
事坤曰太
史公甚不
滿武帝窮
兵匈奴事
持不敢深
論而托言
擇將相其
音微矣

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

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

人浮說多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

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儉狃輩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愧
問篇頗隨畜牧一擾擾塵烟爰自頓冒尤聚控弦雖
空帑箴未
盡中權

史記卷之一百十

史記卷之一百十一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

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

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

反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為

父與母皆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

陽公主家得幸天子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

主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仲

卿長子莫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媪媪長女衛孺索隱

按少兒即霍云

曰漢書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

病毋

口步一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

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卽李木妻

編於民戶之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從入至

甘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張晏

曰甘泉中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

曰袋日人奴之為一

生得毋咎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

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

女弟一何生語如生乃與嗜等為伍之生

堂邑大長公主女也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始女也無子如大長

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

建章未知名索隱曰索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因青

欲殺之其及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

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母

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

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

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年青為車

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出

雲中大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席

為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龍城斬首虜數

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為虜所得脫歸

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

男素隱曰即衛太子據也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將軍出雁

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

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子遠曰韓將軍自韓

安國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今車騎將軍青出雲

中以西至高關索隱曰高關山名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

首虜數千南數十萬死白牟橫煩王遂以河南地為

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

拔尉蘇建有功以一千一百戶封建為平陵侯使建

築朔方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非什查故城是按蘇建築竹查之號基出昔語也

青拔尉張次公有功封為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

也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座老以盜竊為

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

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平薄伐玁狁至于太

事師曰大

史公一篇

語脈迴回

上施粉黛

處几衛子

夫得幸上

職與衛青

克任處相

得而進

按尉

有功每

冠以青

蹄功青

也

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非伐也出卓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

車之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即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至

高關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

為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索隱曰案水絕

諸次山諸欠水出焉車絲榆絕梓領梁非河如淳曰

林塞為榆谿也榆谿舊塞也為非河作橋梁也正義曰括討蒲泥破行離晉灼曰

地志云梁非河在靈州界也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

實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伐其生驅馬牛

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對青三千口其明年匈

奴入殺代郡太守及徐贛曰人略雁門千餘

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王郅殺略漢數千人其

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

高關衛尉蘇建為遊擊將軍左內史李汭文穎曰為

疆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

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

張次公為將軍出右北平子龍曰此兩軍別將咸擊

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

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

史記

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拔尉郭成等

逐數百里不及得古賢禪王十餘人索隱曰小顏云禪王小王也若

得將然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

還至寒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

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

而歸索隱曰索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

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

青子伉爲宜春侯正義曰伉音以浪反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

子登爲發千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楨陛下

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

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

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

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志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

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係教三從大將軍擊匈奴

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傳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傳音附言教總護

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索隱曰案

非邑地困戰功爲諱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

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庠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

按此四
人功不
同故各
敘

已巳

卷一百一 衛將軍列傳

七

史記

卷一百一

五

獲王

索隱曰搏音搏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

以千三百戶

封說為龍頤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

三百戶封賀為南鄂侯

索隱曰韋昭云絲名惠作管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

音匹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

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係戎

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

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

為從平侯將軍李江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

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

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人

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

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驢突將

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

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

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

故胡人降為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

百奔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

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

張晏曰正軍正也閔

按此李朔義三

入李沮等三人

功俱同故俱合

叙

按太史公

以千三百

戶封朔為

涉軹侯云

云文字鄭

重不嫌重

蓋至漢書

則省其詞

曰校尉其

某某以千

三百戶封

為其某某

同氣索矣

名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建當也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衛坐也

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

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

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

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

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問不患無威而

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

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其歸天子天子

目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

皆曰善遂曰建請行在所索隱曰天子自謂所居曰

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入塞

罷兵皇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年十八

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

剽姚校尉索隱曰大頰案荀悅漢紀與輕勇騎八百

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按小

將之人數則捕首虜預云計其所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

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篋

若侯產索隱曰謂籍若侯是匈奴主捕李父羅姑比

都督曰周
亞夫不聽
天子詔
帝以為真
將軍衛青
以蘇建歸
大子自哉

皆曰善遂曰建請行在所

宗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再冠軍以
顏云比顏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顏也

千六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

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為衆利

侯。是歲失兩將軍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

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大將

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寧乘說大將

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

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

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為

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寧乘

為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

宛西。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艸處。軍得以無饑渴。因

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孚遠曰雜人此段佈前冠

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為

驃騎將軍。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

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蹶

烏縊。漢書音義曰音戾山名也討遼。漢索隱曰崔浩云匈奴部落

名也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

案隱曰案說文云懾懼失氣也 冀獲單于子 徐廣曰一作與 轉戰六日過焉

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 張晏曰折蘭盧

胡國名也○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 誅全甲 正義曰全

中謂具足不失落也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

收休屠祭天金人 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 益封去病二千

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井地異道博望

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

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

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歿者過

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留當斬贖為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

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

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 張晏曰水名也 遂過小

月氏 索隱曰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 攻祁連山 索隱

顏云即天山也 得酋涂王 索隱曰漢書云揚武平解得 以眾

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

毋單于闐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

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 索隱曰案漢書作減十七小

手贊曰若如一說則

史記

卷二十一

衛將軍列傳

七

是方敘驃騎之功而一云漢兵亡失之數下皆類此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日

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濊

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十騎將

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趙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

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

百戶封破奴為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將軍有功相以為號校尉句王

高不識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二人

其為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

以千一百戶封不識為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軍將軍戰故宜冠

從驃之類者也誤輝音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索隱曰案僕表作僕明疑多是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

索隱曰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

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畱落不

遇索隱曰索謂遲畱零落不遇合也錄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

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破亡數萬人

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

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索隱

又計其用天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重份曰嘗其大將軍為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

茅坤曰太史公一篇精神注此

重份曰太史公歷敘諸將則右李廣而左言則右青

之已 卷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列傳

而取去病
反覆其文
目見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曰案謂先於邊境要
候漢人言其欲降

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

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

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

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

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

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

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

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索隱

曰按地理志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交頰曰毒

鷹庇為輝渠侯索隱曰漢書鷹庇音必二反又

以輝渠封僕明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禽梨為河綦侯索隱

表作六當戶銅離為常樂侯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

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

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獯鬻索隱曰說文獯

音胡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

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虜

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幸既永綏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按仍與
漢書作
仍與
重與

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而幸既永綏

幸既永綏

旅之勞也

王整曰分徙降者良

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滅隴西北地上郡戍

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項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

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并上郡朔方而皆在河

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

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

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

為漢兵不能度幕輕雷索隱曰輕雷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雷而不去

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

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

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數十萬而

致力戰深人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

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

定襄乎遠曰本欲令驃騎當軍于而後大將軍適當之故大將軍戰功雖多不益封郎中令

為前將軍太僕為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為右將軍平

陽侯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入馬凡五

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為單于謀曰漢

兵既度幕入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

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

茅坤曰大將軍此戰
將軍此戰
杯為奇兵
以不得道
驃騎益利
故大史公
德力描寫
令人讀之
凜凜有生
色

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

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

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而兩軍不相見

漢蓋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

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大贏壯騎可數百直

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

紛拏相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蒼解詁云漢軍左校捕虜言

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

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

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頰山趙信城

徐廣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

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

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

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今

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為庶

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

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為單于索隱

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

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非平于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

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

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

平之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按漢書名幾斬

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皮難侯濟弓問晉

曰水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明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韓

索隱曰李音云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王為壇於山上登臨翰

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

師率咸什三取食於敵遠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遠與卓

同卓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

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與音余不失期從至禱余

山索隱曰禱余音耕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

博德為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從驃騎將軍

復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為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

陸支樓專王伊即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曰劉氏復音伏

身言

卷一百一

四

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軻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

小顏音之充反討音九言反為壯疾以千八百戶封伊

四軒為衆利侯從驃侯破

奴昌武侯安籍徐廣曰姓趙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

百戶披討敢得旗鼓為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

也披討自為爵大庶長徐自為也軍吏卒為官賞賜

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

之出塞塞閭官及秋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

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

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

後大將軍青目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

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

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公謂有氣敢任索隱

果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

氣也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

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

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齋數十乘既還重

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

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徐廣曰穿地為管域○正

義曰按蹙鞠書有域說篇

史記

卷一百一 衛將軍列傳

左

蓋紛曰是
從大司馬
逐亡並于
斬首虜萬
餘而不益
封故太史
前傳者大
將軍戰後
秋而于驃

即今之打菟也黃帝所作起戰國事多此類大將軍

時程武士知其冒力也若講武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

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鍔甲也軍陳自長

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索隱曰索崔浩云去府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為冢象

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

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紫石前有石為相對久

有石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索隱曰景桓兩

人也武謚也碎上服遠子嬪代侯索隱曰嬪音市戰反嬪少字子侯

是廣地之謚也按愛辛上慶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

侯無字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歿後大將軍長子宜春

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

于侯登皆坐耐金失侯乎遠曰大將軍尚在而三子皆失侯漢法之嚴如此失

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

封五謚為烈侯子伉代為長平侯目大將軍圍單于

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

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

將軍以其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誅國乃詔青尚

平陽故長平侯伉代侯乎遠曰衛青為大將軍後始尚主伉時也封非公主子青

茅坤曰大史公無微不盡

見武帝卷卷主病元餘

殺自時代侯亦不以主恩也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昆索隱曰謂昆計也大將軍青

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

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

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

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為將者

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為特將者中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十八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敖為裨將者曰李廣

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

為平曲侯徐廣曰為龍西太守坐法失侯賀武帝為太子時舍

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為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

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

功封為南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

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以

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

徐廣曰太初二年以太僕為丞相封葛緹侯賀七為將軍出

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為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

刑師曰賀之妻衛姬

大將軍之
甥而驃騎
之母妹也

主奸

徐廣曰陽石
一云德邑

為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邳人

索隱曰小顏音質
案非地縣名也

事景帝至武帝

立八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
三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
其後常為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為

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

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為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

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

後驃騎期當斬贖為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

無功後十四歲以囚杆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杆音于七歲

復以囚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
又音徐案水名

在朔方亡士卒多不吏當斬許歆亡居民間五六歲後

發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出擊匈奴一

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沮
沮豆之組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

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

將軍

余有丁曰
按驃騎將
軍武帝立
名以重去
病水傳前
云負傷輕
重將軍又
百騎將軍
此驃字必
誤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

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

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

岍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

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

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

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

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

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

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為

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

為博望侯三歲為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為庶

人其後使通烏孫為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羽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殺音都活反又音于外反兩音詡

此一枝日
蘇建家在
大猶鄉
德蒙在漢
中三家字
本作泉蓋
凶字形相
似而訛也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七 衛將軍列傳

七

太史公所
以載此二
冢者正從
驛騎冢像
初連山波
及之耳

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為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
襄逃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為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
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為
龍額侯坐耐金失侯元鼎六年以符詔為橫海將軍

擊東越有功為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為游擊將軍屯
於五原外列城為光祿勳握鞬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
太中大夫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御求見也侍中為
拔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

功以捕獲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

曰再出以副姚校尉也斬捕虜首十一萬不殺及渾邪王以眾
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

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
功為侯者凡六人而後為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都今邠州以右北

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為符離侯驃騎歿後博德

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

為疆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力原人正義曰嘗亡人匈奴已而歸今勝州

漢為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為從驃侯坐

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無功

後二歲徐廣曰元擊虜樓蘭王復封為浞野侯後六

歲徐廣曰太為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

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為虜所得遂

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徐廣

曰以太初二年人匈奴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

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為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

奪衛氏無為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

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為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

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

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細不

知知幾日
參事之體
有侯替論
而日見者
如衛青傳
後太史公
曰故建嘗
責大將軍

按此傳
獨言後
一歲後
二歲後
六歲與
徐廣曰太
初二年

不與
上見
之也
所不
又臣
亦出
公謂
論而
也

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

索隱

日與
音預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木放虜勿總
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營斯儲取亂彘章剽
姚繼踵再
靜邊方

史記卷之一百一十一終

寬政戊午

